



卖萝卜

(越调)

集体创作 黄俊岭执笔

236.617

河南人民出版社

时 间 一九六四年冬季。

地 点 河南某山区，张家沟生产队。

人 物 张大娘 五十三岁，生产队副业组长。

张春阳 五十七岁，贫农社员，编筐能手，张大娘的老伴。

胡吉祥 四十六岁，有投机倒卖行为的人。

〔张春阳家。小院外的山墙上，写了五个醒目的红色大字“农业学大寨”。雪后红梅格外鲜艳。

〔远处传来社员们嘹亮的歌声：

昨夜晚大雪漫山岗，
万里江山披银装。
学大寨人人心欢畅，
公社社员生产忙。
为支援修建拦河坝，
副业组日日夜夜编箩筐。
到来年，
穷山沟变成米粮川，
咱人民公社万年长。

〔歌声中幕启。

〔张大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身背荆条健步上场。

〔幕后传来小玲的声音：张大娘，俺回去啦！

张大娘 啊。小玲！编筐可要抓紧时间，别误了供销社收筐啊。

〔幕后小玲声：放心吧，组长！

〔张春阳正在屋内编筐，听到张大娘的声音，赶忙走出门来，接过她的一捆荆条。

张春阳 强他娘，咱啥时候交筐啊？

张大娘 咱只管准备好，供销社啥时候要，咱就啥时候交！

张春阳 那好。（二人进屋）来，检验检验，看看筐编的咋样。（递给张大娘一个筐）

张大娘 好！编的又快又好！（张春阳暗喜）

（唱）强他爹你起早睡晚把筐编，

五十七岁哪象个老年。

这两天编好箩筐整五对，

个个都是双握边。

并非我当面来夸赞，

这箩筐积肥运土耐使唤——

强他爹呀！你编筐的手艺就是不简单。

（张春阳满意地笑着把荆条扛进里屋。张大娘望着老伴的背影，心有所想地唱）

前几天支部来开会，

把喜讯传给众社员。

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

人人都把干劲添。

俺这里要修水电站，

山区也要把电灯安；
弹花磨面用上电，
还能够引水上山浇梯田。
再不会旱涝减收成，
穷山沟要变成米粮川，
家家户户生活好，
社员们日子越过越香甜。（坐下编筐）
俺全家共有人四口，
为建设社会主义把力量添。
俺闺女许昌上中学，
去年三月入了团；
孩子志强参加了军，
保卫国防在前沿。（站起）
前天来信对我讲，
他已是光荣的共产党员。
俺老两口在家搞生产，
积极肯干跑在前。
队里叫我把副业管，
俺成立个副业小组把筐编。
供销社又来给俺订合同，
把水利建设来支援。
全村人热火朝天搞生产，
学大寨重安排这万里河山！

张春阳 （暗上。关心地）刚回来可又编筐哩！给，喝碗开

水暖和暖和。

张大娘 强他爹！学大寨，社员们不怕那天寒地冻，我心里象一团火，哪还会冷啊！

张春阳 对，有你这组长领着路，我这个社员敢保证，连明彻夜抢时间地干，咱落不到后边。

张大娘 （心有所触的）强他爹！你说说大寨的主要经验是啥？

张春阳 这一条我记得可清：狠抓阶级斗争。

张大娘 对，人家大寨就是抓到点子上啦——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张春阳 哈哈哈哈哈！那些资本主义邪门歪道的事，是还会有，可是搞到咱这红旗公社先进队里呀，我打量它不敢翻腾！

张大娘 可也不能麻痹大意呀！

张春阳 我敢说，谁要是破坏社会主义，破坏咱人民公社，我张春阳就饶不了他！

〔幕后喊声：张大娘，队长叫你去开会哩！

张大娘 好！我这就去！（欲下）

张春阳 饭也不吃啦？

张大娘 开完会再吃。

张春阳 等等。（进屋里拿出馍装袋内）给，把这个带上。晌午你要是回不来，就在那儿吃点好啦！

张大娘 中！（下场）

张春阳 （目送老伴下场，转身喜悦地发笑）

（唱）张春阳，笑嘻嘻，

俺老伴思想进步工作积极。
她在俺副业组里当组长，
样样事情跑头里。
社员们都夸她热爱集体，
人老心红干劲足，
她经常对我进行教育，
还劝我，多读毛著勤学习。
为啥她这样关心我，
这里边有个小道理：
论私情俺是老夫妻，
论工作她是我的老上级。
老上级，老夫妻，
互相帮助彼此关心是应该的。

〔愉快地坐下编筐。

胡吉祥 （提扁担上场）张大哥！张大哥！

张春阳 谁呀？

胡吉祥 请问，这是张春阳张大哥的家吗？

张春阳 （二人碰面相看）你不是胡吉祥老弟吗？

胡吉祥 咋不是我呀！

张春阳 你可真是稀客呀！来，快到屋里坐！（二人进屋坐下）老弟，你咋舍得到俺这山沟里来呀！

胡吉祥 看，那还不是想你了嘛！

张春阳 来，吸袋烟！（递烟袋）

胡吉祥 （急忙拿出香烟）来！大哥！“许昌”的，吸一

根！

张春阳 我吸这过瘾。

胡吉祥 烟酒不分家，不吸你拿住。

张春阳 （接烟放桌上）老弟！这几年不见面，你还是在集上给人家打招呼？

胡吉祥 过去那事别提啦！人往高处走，我早就参加农业生产啦！

张春阳 那好啊！

胡吉祥 （看）大哥，就你一个人在家？

张春阳 啊。你嫂子开会刚走。

胡吉祥 俺嫂子可真忙啊！

张春阳 当干部，那还不是应该嘛。

胡吉祥 大哥！别看我跟俺嫂子没见过面，这方圆十里八里谁不知道她是个老来红啊！

张春阳 那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哇！

胡吉祥 孩子们哩？

张春阳 闺女在城里上学，孩子前年参军走啦！

胡吉祥 好，好！（随手掏出酒瓶）大哥！你看，我来也没啥给你捎，我知道你好喝两盅，带了瓶“宝丰大曲”来，咱哥俩晕两杯！

张春阳 来就来啦，还拿这干啥？

胡吉祥 看！这是老弟一点小意思，来吧！（说着咬开瓶盖）

张春阳 我去准备点菜。

胡吉祥 不要菜，干抽。（转想）我还有把花生仁咧，（抓出，一吹皮摺嘴里一个）来吧！可得！

张春阳 我去拿酒杯去。（进里屋）

〔胡吉祥趁机看筐；张春阳拿酒杯出。〕

胡吉祥 大哥！编筐的手艺还是这个！（伸拇指）

张春阳 老啦，不中用啦！

胡吉祥 呱呱叫嘛！（倒酒）

张春阳 （递凳）来，快坐。（二人坐下喝酒）老弟，你有什么事吧？

胡吉祥 嘿嘿嘿嘿！

（唱）雪兆丰年人欢畅，
要把冬闲变冬忙。
积肥运土缺工具，
找大哥来买几对筐。

张春阳 （唱）老弟来的不凑巧，
我手下现在没箩筐。

胡吉祥 （唱）近人不把远话讲，
咱哥俩用不着打官腔。
现成的箩筐这里放，
你瞒哄老弟不应当。

张春阳 （唱）俺公社要修拦河坝，
抬砖运土急用筐。
常说公私要分清，
乱买乱卖不应当。

老弟，咱可都经过学习啦！亲是亲，公私要分真。
要说筐，这不，公家的条子，一根也不能动啊！

胡吉祥 （一时语塞）那这……

张春阳 （拉胡到一边）老弟！咱哥俩说句过心话吧，那二年那事，你可不能干啦！

胡吉祥 （假惺惺地）咦！检讨那味老好受？再说现在都是学大寨搞社会主义建设，谁还去碰那个钉子，（一边自语）旧交情我看要撞墙，倒不如，顺水推舟，改调换腔。（转身坐下）唉！我这回是来着容易回着难哪！

张春阳 （不明白）老弟！这话是啥意思？

胡吉祥 我回去咋给队里交差哩！

张春阳 说了半天，你是来给你队里买筐哩？

胡吉祥 （乘机而上）也怨老弟心急话没说透，你想我私人要那么多筐干啥？俺队里也是修坝挖渠等着用筐，你总不能叫我白跑一趟吧？

张春阳 （义气地）老弟！你等一等。（站起欲走）

胡吉祥 （急忙拉住）大哥！你干啥去？

张春阳 你不是急着用筐吗？

胡吉祥 是啊！

张春阳 我到别家给你找找去。

胡吉祥 咦！我的好大哥！你咋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要说这筐，这山窝里，三十对五十对有的是，我为啥非来找你不行哩？那还不是大哥的手艺高，编的质

量好吗？

张春阳 这……

胡吉祥 我在俺队长面前夸下海口，说到山里走一趟，保险能买到头等筐。大哥！你情看着办啦！

张春阳 这……

胡吉祥 （紧追）有句话不趁我说：兄弟队应当发扬点风格，你也不过是多费点力气再编几对。咋着，大哥？这筐我挑走吧？

张春阳 我想想再说。

胡吉祥 （乘势将军）你想吧！大哥，反正这筐我得挑走！我串筐哩。（说着就去一边串筐）

张春阳 （背唱）他买筐也是为队里生产。

胡吉祥 （背唱）我花言巧语把他来骗。

张春阳 （背唱）兄弟队有困难应该管。

胡吉祥 （背唱）事不宜迟我抓紧时间。

张春阳 （背唱）我若把筐卖给他，
又恐怕老伴有意见。
我再说不把箩筐卖，
老熟人在一旁苦苦纠缠。
这件事倒叫我难拿主见……

（思考）对！

等老伴她回来再作商谈。

胡吉祥 你想好了吧，大哥？

张春阳 想好啦。

胡吉祥 那这筐我挑走啦。

张春阳 别慌。等组长回来商量商量再说。

胡吉祥 组长？组长是谁呀？

张春阳 你嫂子就是组长。

胡吉祥 （趁机夸奖）啥呀？俺嫂子就是组长，组长就是俺嫂子？咦，那才好办哩。人家是干部啊！站得高，看得远。她一听说你把筐支援外队生产啦！你准得受表扬，你这叫共产主义风格呀！

张春阳 （一时无话可对）这！那你……

胡吉祥 （误会的）咋？大哥！不相信老弟是不是？我想着咱都是老交情啦，也用不着再拿出来介绍信叫你看啦！咋？我掏出来你看看吧？啊，大哥……

张春阳 （义气地）算啦！

胡吉祥 咦！大哥编筐办事都是这个！（伸拇指）我走啦。
（一转念）你看我这个人慌啥哩。（转身掏出了几张纸币，走到张身边）拿住！大哥，我走啦！

张春阳 （查钱）二十块钱？

胡吉祥 啊。（挑筐欲下）

张春阳 供销社的牌价，可是六块钱一对呀！

胡吉祥 （放下挑子）咦！大哥！（握着张的手）用你的话说，咱都经过学习啦！你也不会光在钱上计较，回去我给俺队长一说，筐的质量好，价钱又公道，写封表扬信，夸你风格高。情放心啦大哥，今后有啥事到俺胡家集，我保证六月的面杏一捏两半……

张春阳 这……

胡吉祥 咋？大哥！嫌少是不是？你说吧，大哥！你是嫌少不是？啊？

张春阳 （无可奈何）算啦！挑走吧！

胡吉祥 咦！（一拍张的肩）大哥真够朋友！我走啦。

张春阳 走前面吧。

胡吉祥 走后边吧。老熟路。

张春阳 那好，我送你。（二人下场）

张大娘 （兴致勃勃地上场）强他爹！（进屋）强他爹！

（张春阳由外进内）强他爹！（发笑）

张春阳 啥事啊？看把你高兴的。

张大娘 给你一说呀，保险你也高兴！

（唱）刚才公社来电话讲，

有件事要给咱队长商量。

拦河坝提前要动工，

社党委研究好，今天下午收箩筐。

（张春阳一惊，站在一边呆想）

队长问，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我就当面来承当。

我说了——

全组的任务不成问题。

俺老伴，早编好五对头等筐！

同着我还把你夸奖，

说你是老来红，英雄汉，

人虽老，雄心壮，
为集体一片热心日夜忙。
俺嘴里不说心里想，
我老婆脸上也有光。
老头子，你可是受到了表扬！

张春阳 （自语地）糟啦！糟啦！

张大娘 （误听）交啦！你交给谁啦！

张春阳 （着急地）啥交啦？

张大娘 箩筐啊！

张春阳 箩筐叫我给卖啦！

张大娘 （一惊，看筐）啊！你真的把筐卖啦？

张春阳 那还有假！

张大娘 （急、恼）咦！

（唱）箩筐本来归集体，
你不该私自卖出去，
处理问题欠考虑，
也不分轻重与缓急。

张春阳 （唱）虽说我把箩筐卖，
我可不是做生意，
支援外队修水利，
谁知咱收筐这样急。

张大娘 （唱）支援外队是正理，
也得跟队里来商议。
不是我好批评你，

这就叫无组织来无纪律。

张春阳 （唱）你常说，方便让给别人去，
把困难留给咱自己。
我破上一夜不睡觉，
明天保证交队里。

张大娘 （无奈地）算啦！算啦！你卖的钱呢？

张春阳 （拿出钱）给。

张大娘 （查钱）二十块钱？

张春阳 四块钱一对，四五二十。

张大娘 你把筐卖给谁啦？

张春阳 胡吉祥。

张大娘 胡吉祥……（思考，走向一边）噢！（转身）就是十年前在集上帮你卖筐的那个人吧？

张春阳 咋不是他。

张大娘 这个人，虽然我没跟他见过面，可根据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我看也不是个老实庄稼人，你咋还跟他打交道啊？

张春阳 人往高处走。人家早就参加农业生产啦！

张大娘 这么长时间没见过面，你知道他现在啥样啊！

张春阳 人家这回是给他队里买筐哩！你想想，他给队里跑腿受累，又这么远来啦，咱能叫人家空着手回去吗？

张大娘 强他爹！那打着公家的旗号，给私人办事、占便宜的人还有。

张春阳 人家这回真是给队里买的。

张大娘 真是给队里买的？那我问你，他拿介绍信了没有？

张春阳 有！

张大娘 拿来我看看！

张春阳 这……他要拿信叫我看，我说：算了！我想着……

张大娘 你想着都是老交情了是不是？我再问你！你给他开报销单据了没有？

张春阳 他也没有要，我也没有开。这个人哪，可真糊涂！
（坐在桌边凳上）

张大娘 糊涂的不是他。

张春阳 是谁？

张大娘 是你！（欲坐，发现桌上的酒）我问你，这酒？

张春阳 （不在乎的）是他送的。

张大娘 （看见烟）这烟？

张春阳 是他给的。

张大娘 （生气地坐下）我看这介绍信，他给你啦！

张春阳 没有！

张大娘 （推酒烟到张面前）这！这！就是他的介绍信。

张春阳 （不理解）啥话！这是人家一点小意思。

张大娘 小意思？意思可大啦！
（唱）依我看介绍信未必真有，
因此他用烟酒引你上钩。
一支香烟迷住了你的眼，
两杯辣酒你晕了头，

三句好话你软了心，
五对箩筐你顺手丢。
复杂的阶级斗争你认识不够，
讲义气害得你把原则丢。

张春阳 （唱）你这样批评我不接受，
张春阳也不是木马笨牛。
分明是为集体他才把筐购——

张大娘 （唱）过早的下结论没啥理由。

张春阳 支援外生产队，这是共产主义风格。

张大娘 看人不看心，你这是思想麻痹。

张春阳 你越说越厉害啦。（气坐在一边）

张大娘 （按下心火也坐下）强他爹！我问你，咱种庄稼最怕啥东西？

张春阳 这你难不住我。咱种庄稼最怕的是铁头蜈蚣，那玩艺儿钻到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暗地里专咬庄稼根子。

张大娘 说得对！你可知道，眼下也有些人，打着集体的旗号投机取巧，跟那铁头蜈蚣一样，也专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你仔细想想，那胡吉祥既然是为队里办事，他为什么一不拿介绍信，二不要报销单据，三要强压筐的价钱？

张春阳 这……

张大娘 强他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

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你把今天这件事，对照一下毛主席的教导，好好考虑考虑吧！他从哪儿走啦？

张春阳 从这后边。（张大娘欲下场）你上哪去？

张大娘 追赶胡吉祥！（毅然下场）

张春阳 （坐下编筐思考）

（唱）手编箩筐心神不定，

仔细想老伴说的倒也合情。

为集体她不怕风雪寒冷，

山路滑我怎放心坐在家中。

我也要追赶胡吉祥，

要弄个水落石出是非分明。（拿酒瓶追下）

〔中幕闭。〕

〔中幕前：胡吉祥挑筐得意洋洋地上。〕

胡吉祥 （口唱小曲）

人逢喜事精神爽，

我哼着小曲过山岗。

三句好话两杯酒，

买来了五对好箩筐。

到明天集上走一趟，

一对筐，卖七块，

七的七，五七三十五。

转脸赚上十五块，

忽拉拉的票子腰里装，